

寻访飞来峰隐秘角落里的造像和石刻——熟悉的石头讲出陌生的故事

“你好，请问这座山是移来的，还是自然就有的？”

“它叫飞来峰，但它是从地底下涌出来的。”

前几天，我在杭州灵隐飞来峰景区的青林洞里听到了一些“日常对话”。

日常——飞来峰和它北面的灵隐寺，隔着冷泉溪相望。但是，很多游客来这里，习惯直奔灵隐，对于隔壁的飞来峰，像我这样的老杭州，第一反应也是如此——飞来峰？不就是几个弥勒佛和济公么。

也不日常——这几年，飞来峰访碑探石的粉丝，越来越多，他们看到的飞来峰，似乎和我们眼中的完全不同——石缝里的传世书法名作、宋代服饰史现场教学、吴越王钱镠的叹息、康有为的题名……在史料和著录之外，飞来峰居然三天两头有“首次发现”，它所传达出的信息过于密集和丰富了。

飞来峰上究竟有什么？恐怕我们未必能说出更多。它对杭州人来说，是日常的，熟悉的，也是陌生的。

这些年，很多人在重新打开它们——包括飞来峰在内，石窟造像、摩崖石刻，已经成为热词。

(一)

相比北方石窟寺的人工凿窟，西湖周围的群山，自然形成了很多造型奇特的石灰岩岩洞。

923年，后唐取代后梁，后唐庄宗赐钱镠金印、玉册，钱镠从此称“吴越国王”。吴越境内，湖山宁静，生活安定，经济不断发展。开杭州石窟摩崖造像之先河的人，便是钱镠。

吴越国时期的现存石窟，几乎全部分布在杭州西湖周边，包括圣果寺、资延院（慈云岭）、石龙院、神尼塔、灵鹫院、石屋院、烟霞院、慧日永明院（净慈寺）、天龙寺、香严院（九曜山）等寺院造像，其中部分造像属于钱氏王家敕建。

总体而言，浙江古代石窟造像，八成以上的龕窟集中在杭州地区，尤以五代吴越国和元代开凿数量最多。

浙江石窟造像包括了多种佛教造像题材，以及少量道教、儒教和民间信仰造像。其中，布袋弥勒、白衣观音和十八罗汉的题材最具浙江地方特色，是10至12世纪佛教持续中国化的典型反映。而飞来峰弥补了我国古代石窟造像唐末衰落后的缺环，从五代十国至明朝，保存完整和比较完整的造像有300多尊。比如吴越国时期的西方三圣、国内最早的大肚弥勒造像，还有开创性的十八罗汉造像，都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飞来峰造像可谓中国南方石窟艺术的代表作。

飞来峰造像的核心价值，传统观点认为其保存了江南规模最大的一组藏传佛教造像。但这种看法并不全面，姑且不论青林洞、玉乳洞尚多吴越国和北宋造像。宋元鼎革之际，杨旌真迦在开凿藏传佛教造像之余，也有一批具有江南“汉地风格”的造像。

还有，第68龕“布袋和尚与十八罗汉”是飞来峰的经典造像，传统认为它是南宋造像，但今日学界有了新的断代，公认其开凿于元初。布袋和尚与十八罗汉神气充足，与自然山体巧妙结合，代表着汉地美术追求的最高境界。这一曾被长期遮蔽的视角，恰恰可以揭示飞来峰造像的价值和特色。

(二)

除了石窟造像，飞来峰还有更隐形的人文景观。

飞来峰全山的摩崖题刻，是整个杭州乃至江南一带摩崖题刻最为集中的区域，现存摩崖题刻330多处，跨越多个朝代，其中大部分为当代人的新发现，远超清代金石学家



▲ 飞来峰冷泉溪沿岸。

◀ 卢元辅诗刻原石所在。

通讯员 薛宁刚 摄

浙江古籍出版社供图

阮元在《两浙金石志》中所录。

飞来峰天天都有新发现，一点不夸张。

过去几年，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灵隐管理处副主任邵群和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特聘教授许力，在天天走过的路上发现了新的北宋题记——苏轼的好朋友、北宋文学家晁端彦“待亲来游”。熙宁十年（1077年），他陪着自己的亲属来游玩，留下了这一题刻。这处题刻就在冷泉溪北岸，飞来峰康熙榜题的边上。“这么天天走上走下都没有看到。”许力说，飞来峰的摩崖石刻，奠定了西湖摩崖石刻群的底子。西湖摩崖石刻群最重要的几件，都在飞来峰。

卢元辅的《游天竺寺》诗刻，许力和邵群找了好多年，一直没有发现。2020年的一个雨天，两人继续在飞来峰访石。

此时，一名保安出现了。“我要感谢一位保安，姓张。不知道这个人现在是不是离开灵隐了。我希望他能够看到这篇文章。”邵群说。

那天，小张保安陪着他们上山。因为他有执勤任务，要先下山。他把两人带到一处，“大概在这个周围，我曾经看到过字，你们可以在这附近搜寻。”

此地偏僻，邵群和许力沿着山壁来回走了好几遍，周边的崖壁上，并没有字的痕迹。就这么来回几次之后，在水塘的内侧，有根树枝伏在上面，他们踩着树枝往里走。许力看到，呈褶皱状的崖壁上，隐隐约约有字。

傍晚，夕阳照在崖壁上，很容易看到字的凹痕，首先看到的，就是“大唐”两字。

兴奋。卢元辅题诗的第二行，就是“大唐（此二字系后人加刻）杭州刺史卢元辅”。难道这就是找寻多年的卢元辅诗刻吗？

倒挂的荆棘、树枝挡住了视线，他们拿

着手机，隔着藤蔓先拍了一张照片，再扒开树枝一看——卢元辅。

“他很兴奋，激动死了，跟疯子一样。”邵群说。

卢元辅是杭州刺史，是诗人，这又是一首写杭州的诗——唐元和八年至十年间，卢元辅来杭任刺史期间所留。但这首诗连《全唐诗》里都找不到，未载。“这是怎么样的一种感受？你忽然觉得你跟他在这里遇到了，有一种时空交错的感觉。”邵群说。

更有意思的是，一千多年后，即将离任的清代杭州知府薛时雨与一众友人来访，并留下题记。而同游者谭献为此赋诗，叙其经过，通过他的《复堂诗》保留下来，让今天的我们看到了前人远隔千年的交流。

(三)

这样的寻找故事，还有很多。

比如，天竺那些阮元认为早在乾隆年间就已经被人凿毁的唐代摩崖题记，都被金石爱好者奚珣强和金石爱好者群体“至微堂”一一寻回。

有人说，这是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的实体版。

阮元在《两浙金石志》中著录过一处摩崖石刻，被列为浙江唐代摩崖之最——唐源少良等题名。

为啥是最？看题刻时间：天宝六载（747年）。这是目前西湖摩崖题刻中年代最早的一处，也是杭州西湖地区见诸文献的最早摩崖题刻。

但是，原石究竟在哪里，藏在西湖哪个角落，无人知晓。各机构及民间，也从未有拓本现身。

奚珣强在西湖群山的犄角处晃悠了十年，也没找到，几乎放弃。

2021年12月13日，照例是老奚的巡山日。经过下天竺，有一块崖壁上的元代榜题，很好认，在普通人看来，就是字大——上面刻了三个大字：璆琅泉。这是元代僧人行之的榜书景名。

但是，借着手电的光，奚珣强突然看到这三个大字下面，居然还有字。

对照前代金石学者的文本著录，石头上的这些字迹，是三处题刻，而且是不同年代——一处唐刻，两处宋刻（北宋一处，南宋一处），也就是说，跟考古地层一样，这处年代最早的唐刻，被叠压在宋人和元人的题刻之下。

1200多年后，它被奚珣强的眼睛发现了。2023年，被国家文物局列入《第一批古代名碑名刻文物名录》。

“这方题刻的发现，把杭州摩崖石刻的历史提前到了1200多年前。”浙江省博物馆吴越国历史文化研究展示中心副主任魏祝挺说。

唐萧悦等天竺寺题名，也是老奚找到的。

萧悦是白居易的好友，官很小，只担任过太常寺奉礼郎、协律郎，主要负责祭祀和节庆礼仪之事。他善画，画竹最拿手，有一次为白居易画了十五根竹子，白居易回赠了一首《画竹歌》：

萧萧萧郎老可惜，手颤眼昏头雪白。自言便是绝笔时，从今此竹尤难得。

阮元虽然在《两浙金石志》中记载了这一方题刻，但他说原刻当时就已经被毁。谁知道，又被老奚找到了。

奚珣强说，萧悦的题刻，让我们可以感受到白居易诗中描写的人物，在这片山水之中的行迹。

(本报记者 马黎)

万川东注，一岛中立，描述的就是江苏镇江的焦山。位于长江之畔的焦山有着“江中浮玉”的美称，迷人的风景中藏着闻名遐迩的江南第一大碑林——焦山碑林。焦山碑林自北宋开始藏碑，拥有摩崖石刻80多方、碑刻500余方，件件是名家手笔，其史料和书法艺术价值，也使得焦山蜚声海外，被称为“书法之山”。其中，最为气势磅礴的艺术品是“大字之祖”《瘞鹤铭》。世人云：南有镇江《瘞鹤铭》，北有汉中《石门铭》。

关于《瘞鹤铭》的书者，众说纷纭，有一种说法是：相传东晋书法家王羲之在焦山偶遇一对姿态优美的仙鹤，便与仙鹤的主人约定用作品来交换。等他赴约时，两只仙鹤已相继死去，就埋在焦山上。王羲之在无限怅然中提笔写下流传千古的《瘞鹤铭》。

焦山碑刻博物馆首任馆长、中国戏剧文学学会理事李叙彬介绍，焦山出现的最早碑刻，正是南朝梁天监十三年（514年）镌刻在焦山雷轰岩上的《瘞鹤铭》。唐代后期，《瘞鹤铭》历经风雨侵蚀，遭雷击坠入江中。北宋庆历八年（1048年），润州太守钱彦远偶然从长江中捞出一块《瘞鹤铭》残石，藏于新建的宝墨亭。

清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人们从江中又捞起五块原石，虽仅存86个字，仍可见字体潇洒苍劲，别具一格。《瘞鹤铭》碑备受推崇，正是因为它既是隶书发展成楷书演变过程中的著名石刻之一，又是研究书法发展史的重要实物资料，在中国书法史上具有坐标意义，被誉为“大字之祖”。

2008年、2010年，镇江市多个部门机构组成联合考古队，进行了两次《瘞鹤铭》残石水下打捞考古工作。首次打捞出的1000多块残石中，有3块残石上的“鹤”“之”“化”等4个字被初步认定为《瘞鹤铭》残字，二次打捞则分别将4块巨石打捞出水。

《瘞鹤铭》展厅还原了摩崖石壁的肌理造型，将五块碑石嵌于其中；设置照壁玻璃展墙，展墙绘制名家书写的《瘞鹤铭》字迹；增加主题磨漆工艺表现相关传说等内容；通过实物资料、图版、多媒体触摸展示屏等手段向观众提供导览和互动临摹。自2012年起，镇江每三年举办“中国瘞鹤铭奖”书法艺术大展。《瘞鹤铭》这一中国书法史上的瑰宝，不再只是一块充满谜团的碑石，而是成为一个代表中国古代书法艺术精华和现代书法创作高度的标志。

(新华日报记者 于锋)



《瘞鹤铭》展厅还原了摩崖石壁的肌理造型，将五块碑石嵌于其中。焦山碑刻博物馆供图

镇江书法之山的镇山之宝——《瘞鹤铭》，长江里打捞出来的「大字之祖」

龙游“共享教师”机制为农村学校优化师资注入源头活水 我们的音乐老师，是共享的

本报讯（记者 梅玲玲 姜晓蓉 见习记者 汪媛 通讯员 吴晓龙）“同学们，你们想听什么？可以点歌，老师用这些乐器给大家吹奏出来。”“《孤勇者》《送别》《国歌》……”

每个周四下午，龙游县沐尘小学的音乐教室里总会特别热闹。与前几个学期不同，在台上上课的并不是沐尘小学的音乐老师，而是来自溪口小学的共享老师林涛。伴随着学生报出的歌名，悠扬的旋律随之响起。

沐尘小学是衢州唯一一所少数民族小学，现有64名学生和17名教师，是龙游县规模最大、离县城最远、留守儿童最多、住校生最多的小学。随着城乡融合发展，农村人口向城镇集聚，

生源持续萎缩，农村小规模学校、偏远山区学校普遍出现师资不配套、专业不对口等问题。“按照均衡教育师生比，我们学校的老师是够的，但是随着音乐等学科老师考调到县城，学校存在结构性缺编问题。”沐尘小学校长吴敏飞说，今年县里实施“共享教师”改革，正好解了学校音乐教学上的燃眉之急。

“这是萨克斯，我在视频里看见过。”上课的铃声还未响起，音乐教室里，沐尘小学五年级的10多名学生已拿上音乐书，坐在音乐凳上等待林涛。看到林涛把乐器包打开，一个孩子兴奋地喊出乐器的名称。林涛微笑着点头，逐一引导孩子们认识每一种乐

器，并鼓励他们勇敢地尝试吹奏。学生丁珉宇第一个举起了手。他小心翼翼地接过萨克斯，按照林涛的指导，抿起嘴唇，轻轻地吹了一口气。萨克斯随之发出了声音，教室里顿时响起热烈掌声。

一节课下来，学生们不仅认识了林涛带来的各种乐器，还有不少同学成功吹响了这些乐器。学生陈语涛兴奋地说，以前学校虽有音乐课程，但都是其他学科的老师来给他们上课，大多是跟着视频学唱歌，“林老师上课就不同，不但教我们认识音符，还能学到很多乐器，很开心！”

“其实这些学生都很喜欢上音乐课，但相比其他学校，他们在音乐知识

方面几乎是一片空白。所以，我从最基础的识谱、手势、律动开始教起。”说起走教感受，林涛有自己的一番收获。开学两个月来，吴敏飞也感受到了学生的变化，“校园里既能听到清脆的琴声，又能听到学生欢快的歌声。”

把教师资源从校内“小循环”纳入到县域“大循环”，目前，龙游已有56名像林涛这样的“共享教师”到全县31所中小学开展流动教学，让1.2万余名农村学生享受到了与县城同等水平的教育资源。龙游县委教育工委专职副书记徐健表示，接下来，他们将持续优化迭代“共享教师”的体制机制，在评优评先、职级晋升等方面给予倾斜，为龙游县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提供更多动力。

（紧接第一版）她说：“区里还推出养老服务集市，让进城不便的老人赶大集时，也能享受免费理发等集成式公共服务。”

目前，共有1989位山区养老管家分布在丽水山区1800多个行政村，定期上门提供居家探访、健康管理、照料照护等基础养老服务，实现95%以上行政村覆盖。

距碧湖镇140余公里的遂昌县西畈乡，一辆流动“爱心餐车”沿新开通的遂江公路驶入了举淤口村，为87岁独居老人杨顺祥准时送上“幸福午餐”。这一餐热饭两荤一素，老人自己只要付1元钱。常年的农事劳作，让杨顺祥落下了腰腿疼痛的老毛病，做饭成了大难题。他说：“（遂江）公路没通前，餐车进不来，独自吃饭常随便对付下，现在方便多了。”

除遂昌实行“统一采购、统一烹饪、统一派送”的老年餐中央厨房集中配送模式外，莲都、缙云、云和等地因地制宜配足配山区流动餐车。目前，全市共配置流动餐车114辆，通过流动餐车送餐、老年食

堂堂食等方式，每天为1万余名山区老人提供送餐服务，老年助餐服务点达709个，覆盖全市83.55%的村社。

除流动助餐外，丽水跨系统整合“流动便民共富车”，持续完善助医、助行、助购、助销、助急等“十助”体系，提升偏远山区公共服务集成化、精准化、均衡化水平。

为打通基层医疗服务“最后一公里”，“智慧流动医院”巡回诊疗服务正在丽水全域铺开，为偏远山村群众提供“一站式”移动医疗服务。截至今年9月底，全市50辆“智慧流动医院”巡诊车服务覆盖648个未设医疗机构的行政村，累计出诊车次2.98万次，行程达139万公里，总计服务124万人次。

教育、医疗、养老是“民生必答题”，关乎每一位老百姓的幸福。接下来，丽水将对“共性服务”加大政府兜底保障，对“个性服务”适当采用市场化、社会化方式精准供给，构建政府保障基本、社会多元参与、全民共建共享的公共服务供给新格局。